

← (上接12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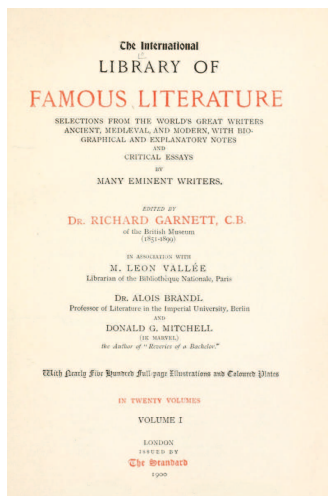
拜六》第67期),周瘦鹃阅读并翻译此读本的可能性较大。值得注意的是,《星》和《故乡》同时刊登于1915年第66期的《礼拜六》,取名为《世界思潮四之后二》,应该是同一时段从这些英文学习读本中翻译的。

《丛刊》中的《无国之人》(“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是节本,但这不是周瘦鹃自己从原小说节选的。他在《是为吾所有之祖国》一文中陈述:“美国爱国小说中之巨擘端推文豪海氏 E. Hale 氏《无国之人》,予尝译其节本刊入《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紫兰花片》第11期)。《小说丛谭》的《说觚》里亦谈及在西方小说里仅看到过两篇爱国小说,其中之一便是《无国之人》:“著者海氏 E. Hale 初无藉藉名,因此书而名大著……数年前予尝得其节本译之。”此篇小说应当出自 Cyr's Fifth Reader, 此本的“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题目下标明“删节本”,而且节选的段落和《无国之人》完全吻合。不仅如此,《丛刊》中的作家小传也与读本前的作家介绍完全对应,只是增加了《The Century Cyclopedia of Names》中的逝世日期而已。

多篇女鬼小说的由来

对中国译者来说,翻译英美的名家短篇小说汇编本是个便宜的选择,既免去搜罗购买的不便,又有作品质量上的保证。《丛刊》中的五篇也可能来自这一类名家小说汇编本。

可能出自 *Short-story Masterpieces* 的是托尔斯泰的《宁人负我》(“A Long Exile”)。此篇收在俄国卷,将托尔斯泰译成 Tolstoi,和《丛刊》的托尔斯泰英文名一致。托尔斯泰这篇小说当时在英译本中有不同的名字,如“God Sees the Right, Though He Be Slow To Speak”,“God Sees the Truth, but Waits”和“The Long Exile”。周瘦鹃注明的英文原名是“A Long Exile”,虽然和“The Long Exile”仅有一字之别,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译本。以《宁人负我》对照这两个译本的翻译痕迹和注释,确是前者无疑。“A Long Exile”只可能有两个出处,一是前面说的 *Short-story Masterpieces* 的卷三俄国卷,二是此汇编本编者主编的杂志 *Lippincott's Monthly Magazine*,



1898年出版的二十卷本的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famous literature*

在出版前一年也进行了刊登。*Short-story Masterpieces* 共有四卷,鉴于周瘦鹃也翻译了卷一中的两篇小说:柯贝的“The Substitute”(《罪坎》,《小说大观》第9集)和莫泊桑的“Moonlight”(《月下》,《春声》第5集),汇编本的可能性较大。

因汇编本名作、佳作集中的特点,《丛刊》中存在不少多篇译文应当翻译自同一部汇编本的情况。读者翻开《丛刊》第一卷也许会觉得奇怪:英国小说浩如烟海,为什么周瘦鹃选择了那么多篇女鬼小说?笛福的《死后之相见》(“The Apparition of Mrs. Veal”)、乾姆司霍格的《鬼新娘》(“The Mysterious Bride”)、司各特的《古室鬼影》(“The Tapestried Chamber”)应当出自同一部小说汇编本:*Famous Ghost-stories by English Authors*。这个鬼故事集收录了十一篇名家笔下的此类故事,第三篇是“The Tapestried Chamber; or, The Lady in the Sacque”,正文每页的页眉都写着“The Tapestried Chamber”,正是《古室鬼影》的英文名;第七篇是“The Mysterious Bride”,即《鬼新娘》;第八篇是“A True Relation of the Apparition of One Mrs. Veal The Next Day After Her Death to One Mrs. Bargrave at Canterbury the 8th of September 1705”,页眉写的是“The Apparition of Mrs. Veal”,亦是《死后之相见》的英文名。可以作为佐证的是,《鬼新娘》此前刊登在《礼拜六》,《古室鬼影》刊登于《游戏杂志》,两者是同一年刊登的,翻译时间较近。

西班牙作家佛尔苔(A. P. Valdés)的《碧水双鸳》(“Love By The Ocean”)是长篇小说 *The Marquis of Pefialta* 的选段,而1898年出版的二十卷本的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famous literature* 的第19卷



周瘦鹃翻译小说集《心弦》(1925)

中,恰好有此选段。此外,《丛刊》的作家相片中,笛福、施退尔夫人、巴尔扎克、霍桑、左拉的图像,均与此汇编本收录的相片相符。考虑到是时周瘦鹃在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再加上上海公立或私人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资源,他看到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famous literature* 并加以利用,是极有可能的。

裁剪由心, 缩译长篇

1925年7月,周瘦鹃出版了翻译小说集《心弦》,这本小说集最大的特点就是里面的十篇小说都是西方长篇小说的缩译,包括文学经典霍桑的《红字》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早在《丛刊》中,周瘦鹃就通过节选和缩译的方式,将长篇小说改写为短篇小说。

《红笑》节选自安特来夫的长篇小说 *The Red Laugh*。在收入丛刊前,1914年就刊登在《游戏杂志》第10期。周瘦鹃除英文外并不会别的外语,而《红笑》的英译本在此之前只有一个版本:1905年出版、由 Alexandra Linden 翻译。根据一些特别的英译痕迹也能证明这个译本是底本,如《游戏杂志》的《红笑》和1926年《紫罗兰》第24期的《红笑》都以此开头:“呀,可怕啊,可怕啊,发痴咧”,这些词组正是此译本的独特顺序:“... Horror and madness”。Alexandra Linden 还将摄氏度换算成华氏度“120°, 140°, or more”,对应着《红笑》中的“一百二十度呢?一百四十度呢?或者还不止这几度呢”。对照原文可知,周瘦鹃节译的是第一部分除了第五个片段外的另八个

片段,以及第二部分的第一个片段。

《无可奈何花落去》则和《心弦》中诸篇相似,是对原作缩译的结果。《无可奈何花落去》缩译自斯达尔夫人的长篇小说 *Corinne, or Italy*, 小说1807年在法国出版,次年就翻译成英文,有多个版本。对比阅读可知,周瘦鹃略去了 Book I “奥斯佛尔”的章节,直接从 Book II “柯林娜在朱庇特神庙”的第一章译起,刚开始还是段落的节译,很快变成缩译,直到小说结尾。周瘦鹃剥除了原作更丰富的层面,如对文学、国族的思考,而只注目于柯林娜和奥斯佛尔之间的哀情,也体现了他将经典通俗化的取向。

将电影化为文字

周瘦鹃作为一个专业影迷,常去电影院看电影外,还订阅了英美的电影周刊。他更将自己的写作与之关联,有至少十余篇小说由电影改写,遑论数量众多的电影介绍和影评,如1919—1920年间在《申报·自由谈》连载的“影戏话”系列。当时电影院引进的欧美大片往往没有中文字幕,周瘦鹃会在观看后将情节写下来,刊登于报刊,以便再去的人了解大意。他还替各大影院编辑电影特刊,翻译改编成电影的原著,小说亦曾被拍成电影。

《丛刊》里也有西方电影的痕迹:中卷都德的《阿兄》,改编自和原小说同名的电影 *Le Petit Chose*。这是1912年拍摄的法国电影,导演是 Georges Monca, 演员有 Pierre Pradier, Henri Bosc 和 Jean Kemm 等,是一部黑白默片。

《阿兄》此前刊登于1914年的《礼拜六》第24期,作者识里如实陈述:“是篇予得之于影戏场者。本于法兰西与大仲马齐名之小说家埃尔夫士陶苔氏 Alphonse Daudet 之杰作 *Le Petit Chose*……惜予未能得其原文,只得以影戏中所见笔之于书,挂一漏万,自弗能免,然其大意固未全失。”次年周瘦鹃刊登了都德《伤心之父》的译文,文末作家小传介绍到都德小说《小物事》*Le Petit Chose* 时特意加了作者按:“予去年以影戏编成之小说《阿兄》即本此书。”他在1919年6月20日《申报·自由谈》的《影戏话》中历数自己看过的由名家小说改编而成的欧美电影,其中就有

《小物事》。

根据电影情节创作并不只周瘦鹃一人,周瘦鹃改自电影的小说《呜呼……战》前有丁悚写的弁言,说和周瘦鹃共赴爱伦影戏园看电影归来后“以说部为请”,但周瘦鹃颇犹豫,“谓天笑先生亦将从事于此,雅弗欲导重复之诮”(《礼拜六》第33期),后来才被劝服。确实,包天笑根据同一部影片 *The Curse of War*, 创作了小说《情空》,刊登在《小说大观》第一集上。大约同时期,刘半农也曾将在维多利亚剧场中看到的喜剧写下来,和另一篇译文并置,取名《我矛我盾》,刊于《中华小说界》第3卷第1期。

将这样的电影改编小说放入翻译小说集,未免不类,但正显现了周瘦鹃笔下西方文学的驳杂和鲜活——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影像和文字,日常和文艺,通俗和典雅,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通。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附记

2013年5月,我收到时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的马泰来先生电子邮件,询问有关周瘦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底本来源。那时我刚刚查考出林译小说的几个底本,对于马泰来先生撰述的林译小说全目略有补充。泰来先生嘉奖后学,曾来函问我的情况,鼓励和肯定了从底本来源查考的路子对近现代翻译文学进行深入研究的方式。

之所以询问这部《丛刊》,是前面先有马悦然(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先生向王德威教授等人问及,此后王德威教授又问到马泰来先生这里,其间还辗转有其他几位海外学者参与了书信往来。我看到邮件下面的转发内容,因此知道。马悦然先生原本的意思是,他不太相信周瘦鹃会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以一己之力编译成一部小说集,这是编者自己的原话。

我觉得这个问题颇有意思,就聊天时告诉了潘瑶菁,那时她刚从厦大中文系毕业,在复旦大学读书。她决定要对这个问题下一下功夫。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张治)